

■我的文学观



写作是抵抗遗忘的方式

□陈萨日娜(蒙古族)

陈萨日娜,1982年生于内蒙古科尔沁,蒙古族。小说见于《小说选刊》《民族文学》《青年文学》《上海文学》《草原》《长江文艺·好小说》《花的原野》《朝洛蒙》等杂志。中短篇小说集《放生》入选2022年度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”丛书项目

小的时候,我们家跟大舅家走得很近。阿爸是民办教师,挣的钱不多,工作却不少,这样一家,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落在了阿妈肩上。大舅就阿妈一个妹妹,看阿妈一个人在地里干活,他心疼得不行。他把自家地里的活儿干完了,就会来帮阿妈干活;甚至有时候他会先帮阿妈干完地里的活儿,才干自家的活儿。大舅来我家帮忙,表兄妹也跟着来。大人干大活儿,小孩干小活儿,边干活边玩耍,轻松又热闹。

有一天早上我醒来,发现两间房那么长的大炕上只有我一人。我左看看右看看,没有看到大人,也不见兄弟姐妹,整个屋子空空荡荡。我赤脚跑出去房前屋后地找,还是没有人。我哭了起来。我知道去大舅家准能看见阿妈和兄弟姐妹。我家门前有一片草地,草地中间有个水泡子。水泡子很深,有时候会淹死一些小动物。呼日乐(他是个傻子,总是久久地盯着太阳自言自语)拿着长长的木棍坐在水泡子边放猪。呼日乐有时候追打他的猪,也追打路过的小孩。

大舅家在草地那头。我得经过草地、绕过水泡子、躲过呼日乐才能到大舅家。我哪儿有那个胆量。我一个劲儿地哭。那一刻,我不知道自己是谁,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我只感到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。

快到中午的时候,阿妈和兄妹们才回来。她们都很兴奋,争先恐后地告诉我大舅搬走了,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。他们还七嘴八舌地说送别时的种

创作源于热爱与坚守

□我本疯狂(瑶族)

我和很多网络作家一样,文学创作始于兴趣。我从2005年开始进行网络文学创作,到现在已经20年了,总共创作了十几部作品,字数将近3000万字。我的第一部作品前面十几万字是手写,写了好几个笔记本,然后用同学的电脑敲到Word文档上面。这部作品与当时的原创文学网站幻剑书盟签约,给了200多块钱稿费,这让我非常激动。那也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笔稿费,2006年,我开始创作我的第二部作品,这时候我的作品有了一定人气,每个月能赚五六千块钱。从那时起,我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基本来源于写书,我很少再跟家里要钱。2009年,我大学毕业,当时很想专职写作,但由于网络文学远没有现在这样繁荣,网络作家这个行业不被世人所认可,所以我的父母并不同意我这个决定。

毕业后,我来到兰州铁路局下属的工程公司工作。工程公司的工作很忙,我经常要深入施工现场,这对我的创作造成了很大影响。2009年冬天,我实习的施工现场在荒郊野外,前不着村、后不着店,生活和工作环境十分恶劣。项目部的住处没有网络,我每天在工作结束后进行创作,然后用U盘拷贝创作内容,等第二天中午吃完饭后再坐汽车去20公里外的镇子,找电脑更新。整整两个月都是如此,从未间断。当时,公司领导问我,为什么在这种情形下都不放弃写作?我告诉他,因为我喜欢创作,想通过创作改变我的生活。

2011年,公司承接了一项重要工程,时间紧、任务重,为了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按期完成施工任务,公司决定进行两个月的“会战”。那段时期,公司全员基本都在项目部,我们每天早上

钟世华是八桂大地上成长起来的青年批评家。他的批评文字既内蕴执着而蓬勃的文化探寻意识,也彰显出纤敏细腻的艺术感受力,这在《思想深处的漫溯》所收录的文章中有充分的体现。

“地方”如何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进程、如何被文学“现代性”话语整合,如何成为文学史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,是近年来学术界充分讨论的热点话题。“地方路径”视角与区域文学研究最大的区别在于,前者强调的是“地方”这一空间具体参与文学实践的方式,而不是如后者那样落脚在地域元素的风格阐发。如学者李怡所言:“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学术史上,我们曾经有过的区域文化研究其实还是国家民族的大视角,区域和地方不过是国家民族文学的局部表现;而‘地方路径’的提出则是还原‘地方’作为历史主体性的意义,名为‘地方’,实则深究全局性的民族文化精神嬗变的来源和基础,可谓是以‘地方’为方法,以民族文化整体为目的地。”钟世华在分析广西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时,就特别注重对他们历史主体性的发掘。在《广西少数民族诗歌的独特诗学精神》一节中,钟世华就用了不少篇幅来讨论“多重文化空间的并置”所造就的广西少数民族诗人特别

的“对话语境”,以及他们在处理“传统与现代”的关系这一普遍性的诗学话题时的独特方式。他分析了“南宁诗会”“百越境界”“88新反思”等在广西举行的文学活动与时代文学潮流的关系,并通过《扬子鳄》《自行车》《漆》《凹地》《麻雀》等诗歌民刊的考察,描绘出广西本土诗歌群体对话外界、介入当代新诗的实践,有力地证明了广西少数民族诗歌“通过主体性的建立、多样写作资源的融合等形式”参与到了具体的“社会历史语境当中”,成为新时期诗歌咏叹调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声部。

钟世华兼具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敏锐的审美判断力,在评价诗人时,他既尊重诗人个体的自由和风格,用心体会他们的精神求索和审美想

民族性视域下的诗学探寻

——评钟世华《思想深处的漫溯》

□马 兵

象,也尊重他们置身的历史情境,试图触摸时代大潮拨弄下诗人心灵滋长的暗纹。

这些年他一直在做壮族诗人韦其麟的研究,书中收录的《百鸟衣》的经典建构与影响焦虑》《韦其麟叙事诗中“女性形象”的变迁》两节即是这一系列研究的两个成果。钟世华发现“女性形象”在韦其麟叙事诗中占据重要地位,为观察其“创作观念与创造策略的演变与调整”提供了一扇重要窗口。通过对《玫瑰花的故事》《百鸟衣》《凤凰歌》《美丽》《寻找太阳的母亲》等诗作的研读,他将韦其麟叙事诗中的女性分为侧重民族性表达的女性、融入现实话语的“革命女性”和“彰显主体意识”的女性三类。坦白说,通过纵向对比、提炼核心主旨、归纳中心意象、做归属分类等都不是什么

有难度的工作,但钟世华的难得之处在于他并非大而化之地来谈,而是深入到诗人的生命经验中。质言之,钟世华的分类是大处着眼,但并不放过小处,尤其关注到了那些无法被大处笼统收编的异质经验,并尝试做出阐释与还原。

我想,钟世华应该是相信特里·伊格尔顿那个著名的说法“诗是修辞性语言的家园”的。在点评盘妙彬、吉小吉、韦佐、郭金世、明素盘等诗人时,钟世华从不强作解人,而是抓取诗词采俊拔的呈现,通过穿幽入仄的解读,引领读者深入理解这些诗歌的堂奥。

作为已经有一定影响的学林新秀,钟世华最近这些年始终秉持着孜孜以求之心,虚心向学界前辈和同道求教,广采博纳,勤勉不辍。本书第

当命运的文学齿轮转动



□句芒云路(苗族)

句芒云路,本名龙凤碧,1982年生于贵州松桃,苗族,现居铜仁。中国作协会员,鲁迅文学院第34期高研班学员。作品见于《民族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青年文学》《山西文学》等杂志。出版散文集《环佩声处》、儿童文学绘本《聪明的阿方》。获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“金贵奖”等

仰望群星闪耀的文学天宇、惶惑无望几欲放弃写作时,总有一些贵人出现,像当年那位爱书人士那样,引导她,激励她。

2013年,她的首篇小说刊发在《民族文学》上,幸运如斯,她似乎应该再接再厉,但她还是写得少、写得慢。她不止一次遭遇写作上的瓶颈,多次想要放弃,但从来是藕断丝连:腐土已广积,菌种已群生。有些作品确实像蘑菇,只要时节、光照、雨水达成默契,就会不受控地拱出来。它们打着小伞,脆弱而坚强,伞面柔滑细腻,伞底全是心事的皱褶。

2024年,她有幸赴北京参加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。在这里,她结识了许多青年作家朋友,大家言谈中传递的信息与温度提振了她的精神,让她耳目一新。她再一次对文学创作有了更深的体悟,同时也终于理解了2018年她在鲁迅文学院大门前看到的8个红漆大字——传承、创造、担当、超越。

创作了这么多年,其中艰辛与不易别人难以知道,可每当她感到无助而想要放弃之时,她总会想起一段话:“我们永远不会受任何消极与虚无的影响。尽管人生有许多遗憾,但是面对‘人生如梦’‘沧海一粟’‘意义本无’等说法,我们只能选择更加珍惜和热爱生活和文学。和无穷、和永恒相比,哪怕我们近于零,但是和零相比,我们的成绩与可能性也无比地长久与远大。”

自然,我就是当年那个鬼使神差走向文学的女孩,也是那个不断把心事酿成文字的句芒云路,还是那个有着平凡生活、要面对柴米油盐的龙凤碧。

前不久,与一位朋友聊起一事时再次说到“齿轮”,朋友笑道,明明是你转动了命运的齿轮,却说是命运转动了你的齿轮。我顿感讶然。委实,庄公与蝶,作者与作品,文学与生活,谁能切中肯綮地判定谁是主动谁是被动,谁是此谁是彼呢?

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,距我第一次走进东风路的那家打字店已过去近24年。古人把12年称作“一纪”,那是木星绕地球一周的时间。虚度的、剩余的时光让人惭愧,即将到来的春天则令人憧憬。回望我的创作之路,对于文学与创作,我从来没有真正远离,也从来没有放弃。那些从小就在我心里深种的东西,时机一到,就会蓬勃生发。

四章《深入对话空间》,收录的是钟世华和一些著名学者、诗人的对话。乍读起来,这些对话的主体是他访问对象的作答,但话题能引发深度思考,离不开提问者的学养和问题意识。如识者所论,文学访谈是“发展中的文学新类型”“文学的多义、意外的见识,是对话必须具备的,也是文学研究者、文学史所应看到的,这是多主体互动形成的文学新共同体,是独坐书房的批评研究文章难以达到的”。在与张桃洲、张洁宇等学者的对话中,钟世华的问题既结合了被访谈者的学术专长,又对准当下诗歌创作与批评的若干症候,这样,对谈双方都避免了浮泛的话题空转,谈出了很多真知灼见。而从访谈对象这里获得的启悟又被他充分吸收内化,很好地带动了他个人的学术拓展。

说起来,世华在广西,我在齐鲁,我们二人认识近十年,谋面的机会并不多,但每次见面,他拉住我讨论文学的热诚都颇令我感动。拉拉杂杂说了几句我对他这本新作的看法,但最想说的是,作为诗人的真诚和热情,还是要读者亲自在他的文字中寻找。

(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学院常务副院长、教授)